

◎ 吉光片羽

世间小温

□ 耿凤

紧邻住处有个菜市场,不大,说菜市场,不如说小集市更为贴切。

拐角卖馅饼、茶叶蛋的大嫂和我是老乡,她家在全县北边的一个村子。上学那会儿,在家和学校之间穿梭,极少出门闲逛,对家乡的地理状况知之甚少,那个村子在什么方位,我竟一头雾水。大嫂的儿子在市上上班,她自己闲来无事赚点儿零花钱。茶叶蛋在半旧的铝锅里冒着热气,被敲裂的弯曲的纹理,像极了手掌心不确定的未来。她娴熟地和面,擀皮,摊饼,细小的油花就在馅饼四周滋滋啦啦响,很是诱人。

卖馒头的是——对夫妻,女人瘦小,男人面慈。他们的女儿短发,整日乱糟糟的,衣裳也常看不到原本的颜色,但那双眼睛很亮,像存了两汪清泉。那天,小丫头拿着分辨不出颜色的玩具跟我炫耀,她说那是她最喜欢的玩具,一个不会变形的变形金刚。我也是喜欢

变形金刚的,因为金属质地很有安全感。我家里有太多的变形金刚,擎天柱、大黄蜂、漂移、热破、袭击……自然和她多了一份知己的亲近感。她总是抬头舔着小牙喊我“阿姨”,惹得一群烂漫玩耍的孩子都跑过来跟着凑热闹。

再往前走,才是菜摊。我常去的那家,也是一对夫妻,四川人。男人很少说话,听见的都是女人的声音,很多时候都听不清她在说什么,川味儿极浓。我见过他们的儿媳和小孙子,论年龄,便一直以“阿姨”称呼她。有一次,我付完账要走,她喊住我,把手里的甜瓜掰一半递给我,说:“你吃一半,我一半。”这次我竟听懂了。我愣住了片刻,没有办法拒绝她眼里的真诚。大概就是从那次开始,每次买菜的空当儿,我们都会随意聊上几句。

不知不觉间,跟这条街上的很多摊主都熟络了。这并不光鲜的一条街,深藏着世间况味。

还有我常常经过的康乐街。那里有两排柿子树,在热闹的街区栽植果树,总有那么点新奇的意味。深秋,走过

康乐街,整排的柿子树几近光秃,那些枝枝杈杈在湛蓝的天空划出一道道犀利而神秘的线条,美极了。树下,一位大爷举着长长的竹竿,踮着脚钩树上的“柿落儿”,旁边的大妈仰着脖子,一手遮光,一手拎着口袋,那口袋里已收获满满。我顺着她的目光,看见还有零星的几颗柿子倔强地挑战大爷的耐性。大妈放下口袋,从右侧兜里摸出一个柿子递给我,那橘黄鲜艳得让人心生欢喜。那一定是她认定的珍藏版的,形状,大小,堪称完美。她又从左侧兜里摸出一个,说:“再给你一个。”我忙抬脚要走,说一个就够。她却追着硬塞到我手里。从某种程度上说,我成了他们的同伙,我“偷”了长在这树上的柿子,却没有一丝的罪恶感。相反,我愿意接受这些陌生的善意,那是一份多么珍贵的美好呀。

汪曾祺先生说:“寻常细微之物常常是大千世界的缩影,无限往往收藏于有限之中。”每每读起汪先生那些精短的散文,常常让我深陷一种莫名的幸福,就如走过这一条条熟悉的小街巷。

◎ 玉壶冰心

五月槐花开

□ 董莉田

五月花开,最撩人的莫过于那长疯了却又又是极端庄的槐花。

说它长疯了,是因为它的香气,无论是庭院,还是田野,几米开外,甚至十几米、几十米之外,就能嗅到它带着甜味的香气,细细的,浓浓的,直往你心里钻,引得你去找、去观看、去欣赏。说它极端庄,是因为它不像梧桐花那般随着枝桠争着向上张扬,也不像牵牛花铺开绚丽的色彩,吹足了喇叭淋漓尽致地绽放。

槐花盛开,开得静默。它们轻轻地抿着嘴、含着笑,两瓣一纽,三瓣一窝地簇拥着、牵扯着,悬于枝叶间,又错落有致地低垂下来,像是少女耳间的银坠,简约而温情。

槐花盛开,开得浪漫。满树密密匝匝、层层叠叠,花的乳白和叶的翠绿揉在一起,让你的眼里、心里闪着白的星、绿的星。远远望去,像是一顶洒满小碎花的帐篷;而置身树下,又仿佛被一把硕大的浸满香气的素色花伞所笼罩。

爱槐花,缘于槐花留给童年的那份甜蜜、那份期待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老百姓的日子是贫穷的。春节刚过,诱

人的美食便成了遥远的记忆。于是,孩子们便把心挂在了还在睡梦中的槐树身上,而且一遍遍地问:“什么时候槐树开花,什么时候才能尝到白糖一样甜的味道?”父母说:“等五月吧,槐花开得迟。”孩子们掐着手指头算啊、盼啊,好不容易熬到了五月,隐隐地闻到了一丝丝的花香,兴冲冲地拿了带有钩子的长长的竹竿去采摘。

伙伴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把一棵棵槐树团团包围,男孩子蹭蹭上树杈,一串串地掐下,又一串串地扔到树下女孩子的竹篮里、衣襟里。竹篮满满的,衣襟满满的,笑声也满满的。于是,男孩女孩席地而坐,抓起一串串槐花塞到嘴里,满嘴流蜜,满心灵蜜,满世界流蜜,日子一下子浸到了蜜罐里。

吃饱了,甜够了,于是把剩下的槐花扎成花环,戴到最漂亮的女孩子头上,说她是槐花仙子,是槐树的新娘……

儿时的我不丑,但很黑,所以,从未做过这幸福的新娘……

爱槐花,还因为槐花留给童年的那道风景、那份美丽。槐花累了,槐花老了,但香气还在。微风吹过,细雨飘过,满树憔悴的花朵似一个个乳白的精灵纷纷洒落,一朵

接一朵,一瓣跟一瓣,细细的、密密的,像是风中的花雨,像是雨中的花风,像是一幅流动的似锦弥漫于天地之间……

儿时的我们从未走出过山村,也不知道什么是风景,什么叫画卷,于是,这道槐花雨或槐花风就这样以绝对的华丽和浪漫刻到了心中,醉醉的、美美的……

在一年年的槐花香里,我长大了。也许这就叫缘分吧——出嫁的那天,洋洋洒洒、弥天漫地的雪花带着温情、裹着记忆落满了我的嫁衣,那情景恰似儿时那幅槐花飞落的画卷。爱人牵着我的手,我牵着儿时的憧憬,做了幸福的新娘……

日子在指缝里悄无声息地溜走。没有了如花的岁月,没有了如画的生活,但我依然爱花,爱槐花,爱它开得质朴,落得妩媚……

儿时,魂牵梦萦地想做一次戴花环的新娘,而今,依然想采一串槐花戴在头上,让自己的日子天天醉、夜夜香……

“精读”版邮箱: yzwbhxd@126.com

欢迎本地作者投稿 本版联系电话:0311-88629247

责编:龚鹏建 编辑:张增梅 美编:李丽

